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思想與文化編

二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思想與文化編

二

b03

267



中華書局

# 戰國道家

## 陳榮捷

一、道家之起源  
 二、老子  
 三、關尹和楊朱  
 四、莊子

五、稷下諸子  
 六、貴生之流  
 七、潔身隱士  
 八、結論

### 一、道家之起源

道家這個名詞，是前二世紀陳平（178 B.C.年死）頭一次用的<sup>1</sup>。秦朝以前沒有。道是學者所共言，各人有各人之道，沒有人獨佔的。莊子天下篇評論諸家，都說「聞古之道術……而悅之」<sup>2</sup>。荀子評論諸子，也從個人而講而不講學派<sup>3</sup>。當時諸子爭鳴，各樹其說。以學派著名的，只有儒墨兩派。就是韓非子所說「世之顯學儒墨也」<sup>4</sup>。莊子常常說「儒墨」<sup>5</sup>，可以做一個佐證。他又說「儒墨楊秉」<sup>6</sup>，秉是公孫龍的字，這裏不叫做「名」家，楊也不是一家，結果只有儒墨兩派。儒墨之所以成派，就是因為孔子和墨子都是文化傳統中心的魯國人。他們的學派裏有師承，有組合，有典籍，有具體方案。淮南子說，「孔丘墨翟修先王之術，道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出其表」<sup>7</sup>。所以他們有系統，有傳說。至于戰國的道家就沒有結合，也沒有領袖。他們的思想縱橫發展，沒有一定的傳授。在天下篇裏，老子和莊子分開兩組，就是一個證據。不過這並不是說戰國時代沒有後世所謂「道家」的人物和學說。相反地，戰國初期，道家最少可以和儒墨爭衡，到中期並直駕諸派而上之。這是有證據的。第一，戰國諸子引述老子的很多，遠在楊墨之上<sup>8</sup>。第二，戰國思想家之集中，以稷下為最盛，人數過千，歷時六七十年。其知名的以道家或有道家主要成份的為最多，儒墨都遠不可及<sup>9</sup>。第三，莊子和惠子辯論許多次，除了辯者以外無出其右<sup>10</sup>。更重要的，就是道家的道，具有特殊性質，意義高深，遠出乎其他諸子的道之上。照司馬談（110 B.C.年死）的

話，「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在易操，事少而功多」<sup>11</sup>。所以沒有一個學派能避免他的薰染。他的影響之大，令到學者說某家某家的確是從道家生出來的。這一點在下面再詳細討論<sup>12</sup>。

道家的興起，並不是突然的。他的來源有自，學者已經詳細說過。有王官、隱士、陰陽、儒墨、黃帝、楊朱、老子八種學說。現在簡略地討論一下。

1. 道家出于王官 這一說近人討論得相當熱烈。漢書藝文志根據劉歆(約6 B.C.-23)七略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sup>13</sup>。至于為什麼出于史官，就沒有說明。有人說古時政教合一，所以思想由上而下。布政施令之由上而下，自不待言。然而思想的發生，為什麼一定由上而下呢？況且老子書極力攻擊政府是很猛烈的。有人說古時的資料如曆法，祀典之類由王官管理。然而道家的思想裏絕少有這種資料的痕跡。大概相傳老子做過柱下史，管理周室文獻，可以說是史官。周朝的時候政府都有史官，掌理官書。所以老子的書，一定是拿周室的文獻做根據，而他的思想成熟，也一定在他做史的時候。不過根據傳說老子退隱之後才著書。即使說他去職之後才思想成熟，那麼他的攻擊政府，與其說是出于史官，不如說是和史官相反對罷。莊子評諸子，荀子非十二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sup>14</sup>，都沒有出自王官的說法。漢書藝文志著錄了道家總共三十七家，伊尹，太公最先。班固(39-92)自己注伊尹說，「湯相」，注太公說，「呂望，爲周師尚父(崇尚之老者)」，其他都和政府沒有關係。做相做師，並不是史官，大抵所謂「出」的不是指思想的源泉，而是說貴族時代的學術，原來是在王官裏，到後來知識份子流落到普通社會去，所以說做「出」罷。成帝的時候(32-7 B.C.)書籍遺失很多。所以廣求遺書于天下，歸諸政府。因此劉向(77-6 B.C.)和他的兒子歆上溯思想的來源，以爲歷史上有文獻可尋的，非王官莫屬，于是看學術和官職是一樣。而且漢朝的政治組織逐漸強大起來，劉歆就以爲文化的組織必定建立在政治機構上。可是即使這樣廣義解釋諸子出于王官之說，最多也只能說墨子信鬼，所以「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但是說道家出于史官，無論廣義或狹義，都是莫明其妙的。實際上劉歆不過說蓋「出」是史官罷了，他仍然用疑似的詞，還未敢決定的<sup>15</sup>。

2. 道家是隱者所形成的 學者持這說的，為數不少。在某種意義上面，說隱士是道家的先河，未嘗不可。隱士避世離俗，自潔全生，或且遊于方外，獨與天地往來，自古以來都有。孔子所碰到的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荷蕡<sup>16</sup>，是其中著名的。莊子因為隱者許由，務光辭天下而不受，當做理想人物<sup>17</sup>。根據史記，老子本人也是「隱君子」，他的學術是「自隱無爲爲務」<sup>18</sup>。而隱者的思想行為，都和道家的思想行為的一部相適合。不過這樣只能夠說他們具有道家型的思想，而不能說他們是道家歷史上或思想上的淵源。因為隱者未曾聚過生徒，也未曾立上學說。老子教人，功成才退，只說「小國寡民」，不說避世。救人治國，和光同塵<sup>19</sup>，這不是楚狂等人所崇尚的。莊子也曾做過小官。稷下的道家都有政治之圖。所以隱士的好潔好靜，明哲保身，最多不過反映道家思想的一個角度，而這個角度又不是最重要的<sup>20</sup>。

3. 道家出于陰陽 章學誠(1738—1801)和章太炎(1868—1936)們說道家出于陰陽。學誠說，「老子說本陰陽，莊子寓言假象，易教也」<sup>21</sup>。太炎說「若以道家之出于陰陽者，實有數端可驗。一以列子天瑞驗之，二以列子力命驗之，三以列子湯問驗之」。又說，「所謂道家者，實陰陽之變形也」<sup>22</sup>。老子莊子和其他的道家都講陰陽，那麼道家和陰陽的關係密切，是很明了的。不過為什麼道家必定出于陰陽，兩位章氏都沒解釋。陰陽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所共言的，至漢朝陳平才稱他做一家。天瑞篇只說「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道終乎？本乎始」。力命篇講死生。湯問篇講物之始終。只可以說是和易經的陰陽生死，始終相近。但是這不能說是道家出于陰陽的效驗的。

4. 道家出于儒家 這一說是專指莊子的。韓愈(768—824)說，「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學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sup>23</sup>，莊子以爲田子方「緣順而葆貞，清而容物」<sup>24</sup>，是合理的。莊子裏面稱其爲人的，是田子方稱贊東郭順子之爲人。不能因此便說他的「學流而爲莊周」的。根據呂氏春秋，「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sup>25</sup>。韓文公混亂了。無論如何，文公的目的是在贊美孟子而排貶莊子。拿來講歷史的事實是不可靠的。

5. 道家出于墨家 這是錢穆的主張。他說，「先秦學術……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啓于墨」<sup>26</sup>。這裏他不同意若干學者法家出于道家的主張。他

以爲老子書是在莊子之後的。初時只有儒墨兩派，所以說諸派都出自他們。至於爲什麼法出於儒，道出於墨，錢氏沒有解說。

6. 道家出于黃帝 剛才說的三說，支持的很少，比較頗爲通行的，就是道家出于黃帝之說。這裏的原因，可能是世間傳說黃帝登仙升天，以浮游于世外，做成老子退居和隱士避世的典型。或也可能是有人說黃帝起始設立史官。不過這些都屬神話，出乎學術史範圍以外。漢書藝文志載道家有黃帝書四種。其中有黃帝君臣十篇，班固自己注說，「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既然說是起于六國的時候，又只說和老子相似，可知老子並非發原于黃帝了。藝文志開始是伊尹，而且黃帝又在老子經傳四種之後。藝文志裏的陰陽、天文、曆譜、五行、雜占、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等家，很多假託黃帝的名，不單是道家和黃帝有關係的。所以從藝文志來說完全沒有道家出于黃帝的根據。太史公司馬遷(145—86 B.C.)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伸先生難言之」<sup>27</sup>，可知黃帝是百家所共言，並不限於道家的。

這一說的起源，一方面是因爲莊子講黃帝的很多，另一方面是因爲史記常常把黃老相提並論。黃帝的名，在莊子十一篇裏提了三十次<sup>28</sup>。諸子講黃帝的很多，他們都是託古。淮南子說，「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sup>29</sup>。比方莊子把老子的甘食、美服、樂俗、安居、鄰里不相往來的教訓<sup>30</sup>，上溯到黃帝伏羲和神農便是一例<sup>31</sup>。值得注意的，是莊子把黃帝和堯舜一塊講<sup>32</sup>。可是託古聖人，越多越妙。史記屢次講諸子本于黃老，說申子「學本于黃老」<sup>33</sup>，韓子「其歸本于黃老」<sup>34</sup>，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sup>35</sup>。此外還有「善修黃帝老子之言」<sup>36</sup>，「學黃老術」<sup>37</sup>，「通……黃帝、老子」<sup>38</sup>的，這是太史公的說話。漢景帝的時候(156—141 B.C.)黃老盛行，史公特別注重他們。班固說他「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sup>39</sup>。這不是隨便講的。不過史公講莊子，說「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sup>40</sup>，單舉老子而不提及黃帝，也許史公沒有意思把莊子的歸于老子和其他諸子的歸于黃帝分做兩件事，不過班固的話意味很長，是我們不容忽略的。倘若我們說莊子天下篇評論學派，都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於是老聃莊周等「聞其風而悅之」，因此把史記黃帝的「順以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算做道，黃帝的「習用干戈」，「修德振兵，治五氣」，「禽殺蚩尤」算做術<sup>41</sup>，那就附會太過了。

7. 楊朱是道家的前驅 又有人把楊朱做道家的濫觴<sup>42</sup>。他們的前提是楊朱生在老子之前。我們否認這說，詳第三節。認為這說不能成立。

8. 老子是道家之祖 司馬談要指敘述道家，只說他採陰陽，儒，墨，名，法的精華，而不說他有什麼承受。史記的老子傳有老子教孔子的事而沒有任何一人教老子的<sup>43</sup>。這兩種記載都似乎暗示老子是自得的。但是我們所謂始祖，並非說無中生有，像破天荒一樣。我們以為學說的興起，都是時勢的反動。春秋時代封建制度崩潰，貴族制度搖動。富有的流入民間。商業發達，鐵器逐漸通用。教育發展，平民抬頭。諸子於是跟著興起來。當時政治腐敗，道德淪喪，諸子都想設法拯救。有知其不可而為的孔子，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有先從政，後來見得世道衰微於是隱退但仍然立說來挽住狂瀾的老子，有避世而全生保真的楊朱等隱士。淮南子論儒者，墨者、管子、晏子、形名、商鞅之興起，都是以改革社會為職志<sup>44</sup>，這可謂觀察精確了。歷史上某一種型態、某一種學說、不可以說是從一個人突然而起。然而這型態在當初發現的時候，常常因為某一個人而得到完成，這學說在他剛興起的時候，常常因為某一個人而可以建立。老子之成立道家，就是如此。老子書裏有「古之所謂」，「建言（立言）有之」<sup>45</sup>，「聖人有云」，「用兵有言」<sup>46</sup>。顯然有所源自。但是大體來講，說道家成于老子，並不是錯的。我們從下面詳細討論老子的思想，可以見到這一說是不謬的。

## 二、老 子

1. 老子其人 老子的思想幾乎完全在老子書裏面可以見到。這本書的時代是什麼？著者是誰？老子有沒有這個人？生在春秋還是戰國？這些問題近五十年來，紛訟不已。有關的著作，大概有五十萬字。學者緘默的很少，他們的爭論到現在還未停止。他們的問題和答案，關於道家思想的意義和他的演進，重大得很。假如說老子是在前，莊子是在後，那麼必定是先有反正的觀念才有齊物的學說。如果說老子書是在莊子之後，那麼有生於無的觀念，必定是完成于戰國的末期。所以我們在討論老莊思想之前，不能不將老子問題作一個總結。現在首先討論老子的人，跟著討論老子的書，然後講到他的哲學。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

老子者，楚苦縣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頭載東西把兩手扶著）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把繩繫著矢來射）。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迺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之後百二十有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384—362 B.C.）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文帝（197—158 B.C.）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sup>47</sup>，豈謂是耶？<sup>48</sup>

太史公的消息來源不一，材料衝突，他自己已經不能無疑，所以說「或曰」，「云」，「蓋」，「或言」，「世莫知其然否」。宋儒葉適（1150—1223）已經懷疑這傳記是不可靠的。到了清朝疑問更多。汪中（1744—1794）和崔述（1740—1816）都不信史記的傳。民國十一年梁啟超（1873—1929）批評胡適（1891—1962）中國哲學史大綱，提出六個疑問，（一）老子八代孫和孔子十三代孫不能同時，（二）孔子，墨子，孟子都不提老子，（三）問禮的老子和著書的老子的思想相反，（四）史記的傳是出于寓言的莊子的，（五）老子的思想太過激烈，不屬春秋時代，（六）「仁義」等詞是春秋時人所有的。

<sup>49</sup>。因此梁氏否認史傳而以為老子是戰國末期的作品，從此我國學術史研究上的一場大官司就開始了。

本傳同時敘述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個人，不免混亂。他說老子二百餘歲，大概是想解除三者的矛盾，也未可定。現在把老子的生地姓名，職業，問禮，老萊子，太史儋五項來討論。

**甲、生地姓名** 苦縣<sup>50</sup>，本來屬於陳。前五三五年陳被楚國滅了。本傳和太史公自序裏都叫李耳。前四世紀以前沒有李姓。戰國時候沒有人叫老子做李某的。所以他的姓大生問題。姚鼐（1731—1815）懷疑他本來姓子，因為「子」「李」同音，所以世人叫他做李<sup>51</sup>。馬叙倫以為這是對的<sup>52</sup>。不過這一說沒有證據。馬說「李」本來是「里」。左傳有里克這個人<sup>53</sup>，後來呂氏春秋注叫李克<sup>54</sup>。高亨以為這是後人所改的<sup>55</sup>。他說「老」實在是姓，因為「老」「李」同音，所以改做「李」。高亨不准別人改「里」做「李」，而准自己改「老」做「李」，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實在老子姓李，並沒有絕對的不可能。從來只叫他的名或尊號，到後來史家才注意他的姓和里，這樣有何不可？史記所載，在以前典籍裏看不到的不計其數。倘若都算作虛造，那麼可信的史料還有多少呢？

「老子」和「老聃」這個名字，見于莊子很多次<sup>56</sup>，其中三次講孔子見老聃<sup>57</sup>，一次記孔子和老聃談話<sup>58</sup>，四次當老子和老聃是一個人<sup>59</sup>，韓非子兩次引老子當做老聃的話<sup>60</sup>。淮南子也如此<sup>61</sup>。呂氏春秋用「聃」（垂耳），也用「聃」（耳大垂）<sup>62</sup>。畢沅（1730—1797）說，這兩個字同音互通。所以耳這個名沒有問題<sup>63</sup>。司馬貞（壯年729）史記索隱本來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他的注說，「今作『字伯陽』非正也」<sup>64</sup>。王念孫（1744—1832）根據這兒來斷定今本的文字是後人所竄改的<sup>65</sup>。「伯陽」的號，其實來自神仙傳<sup>66</sup>。聃的字也沒有問題，但是「謚」字是後來增加的。姚鼐說老子不是貴族，沒有受謚的道理。就算要謚，也應該表示他的美德。為什麼特別指出他的耳長呢<sup>67</sup>？這是很對的。

「老」這個字，鄭玄（127—200）解做「古壽考者之號」，是最通行<sup>68</sup>。葛玄（壯年210）說老子「生卽皓然」，這顯然是怪話。又有人釋「老」做「考」，說老子「考教眾理」<sup>69</sup>，這真是思想過敏了。至于年老的人很多，為什麼單獨李聃叫做「老子」？這

就不容易解釋。姚鼐說「老」是宋國的姓<sup>70</sup>。胡適以為老可能是姓，李是氏，而老又可能是字<sup>71</sup>。陳柱則以為「李」「老」是双聲，所以叫做「老子」<sup>72</sup>。高亨也一樣說法，而且舉出四個證據來說明<sup>73</sup>。這種種解說不同，我們不知道誰是對的。既然沒有圓滿的答案，那就不如以鄭玄的解釋似乎比較近情。史公屢次講「黃老」。倘若「老」是姓，則黃帝也應用姓，「黃老」應當改做「公孫老」了。「史公」用「老」做形容詞，和他以為先秦的人都用「老」做形容詞，這是可無疑義的。

**乙、職業** 史記索隱以為守藏室史是「周藏書室之史」<sup>74</sup>。汪中則說老子不能做周吏，因為除了晉悼一人以外，列國之產，不仕于周<sup>75</sup>。可是既然有例外，那麼為什麼老子也不可以做例外呢？「關令尹喜」，呂氏春秋注<sup>76</sup>，劉向別錄，漢書藝文志道家周尹子注，都說他「名喜」。也有作喜悅解的。「關令尹」普通解為「守關良善之官」，簡稱「關尹」，如莊子，呂氏春秋<sup>77</sup>。「尹」又可作姓<sup>78</sup>。關或說散關<sup>79</sup>，或說函谷關<sup>80</sup>。這些枝節，和老子的存在與否和他的時代無關，現在可以不講。

**丙、孔子問禮** 關於問禮之說，史記孔子世家說，「魯宮敬叔言于魯君。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禮記又記孔子從老聃助葬，碰到日食。老聃說，「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又說老子稱引周公<sup>81</sup>。朱子(1130—1200)說，「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sup>82</sup>。汪中以為史記和禮記裡的記載裏老子嚴謹禮法，稱讚周公，都和老子乖違太甚，所以不信問禮<sup>83</sup>。崔述也以為老子責孔子驕而多欲，和孔子稱美老聃都是妄的<sup>84</sup>。魯君贈車之事，史公放在孔子十七歲至三十歲之間。司馬貞說孔子十七歲不能問禮，因為孔子問禮之時說，「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sup>85</sup>。這一定是在後的話<sup>86</sup>。不過這句話是出于孔子家語，這本書未必可靠。梁玉繩(1745—1819)較為合理。他說孔子二十二歲的時候，敬叔才生。假如說孔子三十歲適周，那時敬叔不過九歲，怎能從游呢<sup>87</sup>？根據閻若璩(1636—1704)的考據，孔子三十歲的時候(魯昭公廿九年，522 B.C.)沒有日食，四年之後才有。所以斷定孔子三十四歲適周<sup>88</sup>。崔述以為這年敬叔僅十三歲。而且在哀經之中，不能隨行<sup>89</sup>。然而十三歲從游，也未嘗不可。游完之後趕回守喪，也屬可能。莊子說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往見老聃<sup>90</sup>，學者以為如此便可以解決十七歲和三十歲的種種困難，可惜根據閻氏的考證，那年(魯定公九年，501 B.C.)沒有日蝕。胡適相信孔子之

游是在三十四歲（518 B.C.）和四十一歲（511 B.C.）之間，因為這兩年都有日蝕<sup>91</sup>。莊子天道篇說「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往見老聃」。姚鼐很早就以為這是秦火而後所增加的<sup>92</sup>。王先謙（1842—1917）勉強辯護，說「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sup>93</sup>，令人很難相信。梁啟超則走于其他極端，以為史傳取材于莊子，完全不可相信<sup>94</sup>。無論如何，史傳和莊子是兩不相符的。莊子說孔子到南邊的沛<sup>95</sup>，本傳則說到周。本傳以問禮為本，莊記則不然。可是孔老相會和孔子學于老子的傳說，除禮記曾子問四次，莊子五次以外<sup>96</sup>，還有呂氏春秋<sup>97</sup>，可見盛行。所以問禮之事，學者多數接受。

**丁、老萊子** 史公的仲尼弟子列傳<sup>98</sup>分老子和老萊子做兩個人，在本傳裏也說老子著上下篇，老萊子著十五篇。又說老萊子「亦楚人」。可見以為他們是兩個人。然而既是兩人，為什麼把老萊子加入老子傳裏呢？這很難明白。或者當時有人以為他們是一個人的，所以載之以存疑。錢穆根據莊子載老萊子教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智慧之容）的話<sup>99</sup>，和本傳老子教孔子「去子之驕氣多欲，態色與淫志」相合，便以為老萊子即是孔子問禮的老子<sup>100</sup>。然而證據恐怕不够。莊子十份之九是寓言的，未可盡信。

**戊、太史儋** 史公只是說老子的兒子名宗，而不說這位老子是老聃還是太史儋。「聃」「儋」兩個字同音同義，可以互通。梁啟超以為老子的八世孫假在漢文帝時候做官，那時孔安國（壯年130 B.C.）已經是孔子的十三代孫，所以孔老不能同時<sup>101</sup>，但是胡適則說其本人少時和同族相隔六代的同時<sup>102</sup>。有些學者跟隨汪中，說宗是太史儋的兒子<sup>103</sup>。根據戰國策<sup>104</sup>和史記<sup>105</sup>，前二七三年秦破魏，魏將段干子即段干崇，請割地求和。姚範（1701—1771）<sup>106</sup>和汪中都說他就是段干宗，因為「崇」「宗」相通。但是錢穆說這樣從太史儋見秦獻公的年（獻公十一年），即前三七四年，到段干子請和的年相隔一百零一年，為期太遠<sup>107</sup>。然而依據高亨的解釋，假定儋三十歲見秦獻公，六十歲時宗才出世，那麼宗請和的時候七十一歲，未嘗不可<sup>108</sup>。又有人解「玄孫」做「遠孫」，希望這樣解決年代的困難。

由於困難沒有法子完全解決，現在完全接受史傳的，可以說竟無一人。同時以為老子絕無其人的也很少。最早以為老子是虛構的，似乎是日本人伊藤蘭鶴（1693—1778）。他說孔孟都不提老子，而荀子所提的老子是另外一個人<sup>109</sup>。倘若依靠這個論據，那麼

孟子不提莊子，于是莊子和其他諸子，都可以說是虛構了。

2. 老子其書 老子又叫做道德經。普通說是五千字，但是各種版本最少 5227 字，最多 5722 字。漢書說河間獻王(131 B.C.死)所得的書有古文老子<sup>110</sup>，劉向七略也有老子，已經喪失了。現在留存最古的是河北易縣龍興觀七〇八年石刻本。現在流行本分上下篇，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總共八十一章。王弼(226—249)所注的有數本，5610 或 5683 字。篇章都沒有題目。河上公(壯年約 179—159 B.C.)所注的也有幾本，5355 字或 5590 字叫上經做道德經，下篇做德經，每一章都有題目。這本書本來叫做老子，到漢景帝的時候才叫做經<sup>111</sup>。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有老子經傳三種，但是沒有老子。揚雄(53 B.C.—18)曾說老子著道德經<sup>112</sup>。馬敘倫說道德經這個名稱在前漢諸書裏可以見到的<sup>113</sup>。

這本書之分上下兩篇，是史記本傳裏所說的。有人說王弼的注本來不分篇，但是他的註明明有「下篇」的字<sup>114</sup>。也許到宋朝時他的注有分編有不分編的。至于分章，學者以為是在隋唐以後，因為漢書藝文志錄河上公注不指出章數，陸德明(556—627)老子音義也不分章。有人說河上公分上篇為三十七章以符天的奇數，分下篇為四十四章以符地的偶數。嚴遵(壯年 53—24 B.C.)分上篇為四十章，下篇三十二章，共七十二章，以抵陰八陽九之和。葛洪(253—333)以天有四時，地有五行，于是把三十六章(天四與九之和)做上篇，四十五章(地五與九之和)做下篇，總共八十一章。唐明皇(713—755)的註以九章為一組，上篇四組共三十六章配四時，下篇五組共四十五章紀五行。吳澄(1240—1333)的注合兩三章為一章，共六十八章。每章專言一題。明太祖(1368—1398)道德真經注分六十七章。姚鼐老子章義仍然是八十一章，不過上篇有三十一，下篇有五十章。現代的馬敘倫、嚴靈峯等人都自編新的章句<sup>115</sup>，學者很多移易句語，增減文字，恐怕如果老子復生，就無所措手足。

老子注釋以韓非解老喻老為最古<sup>116</sup>。藝文志所載的三經已不存了。現存最古的註大概是想爾註。這註 1900 年從敦煌出土。這註不全，時代著者都無可考，饒宗頤以為是出于張魯(壯年 188—220)之手<sup>117</sup>。古註仍然存在而無缺的，就是王弼和河上公兩註。王注重哲學，河上注重宗教，開以後註疏兩大潮流。此後我國註疏，據嚴靈峯的調查大約有七百種，其中仍然存在的大約一半，日本方面大約有二百五十種<sup>118</sup>。外文譯本以玄奘(596—664)譯梵文的為最早。一千年以後(1788)才有拉丁文譯本。後來俄文譯本

(1828)、法文譯本(1831)、英文譯本(1868)次第出現。英文譯本已經超過四十種，幾乎每隔一年有一種新譯本。

至于書的本身，各章長短不一，語句幾乎完全押韻。全書沒有一次對話，不用人名。沒有日期，也沒有歷史的事蹟。多用「我」而不用「你」。重複矛盾，不一而足。顯非一人一時之作。于是議論紛紛，至今不絕。崔浩(450年死)老早就懷疑不是老子的著作。宋儒葉適說「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sup>119</sup>。以後汪中<sup>120</sup>、崔述<sup>121</sup>都否認這書是老子所作的。日人齊藤拙堂(1787—1865)以此書用「仁義」一詞，而且反對戰爭苛政，決不是戰國以前的書<sup>122</sup>。然而熱烈爭執，則從1922年梁啟超提出六點疑問以後，才和老子人的問題，一同掀起。參加論戰的人，各守陣營，不肯相讓。他們爭論之點，有關引述、文體、名詞、思想、和個人著述五點。

**甲、引述** 莊子引老子二十二次<sup>123</sup>。荀子不引而評老子爲「有見于謬，無見于信」<sup>124</sup>，可知他一定知道老子的思想如何。韓非子除了解老、喻老以外另外引老子五次<sup>125</sup>。呂氏春秋<sup>126</sup>和戰國策<sup>127</sup>都引老子。這些都是戰國的作品。所以崔述斷定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書。梁氏則問何以論語、孟子、墨子都不提老子?然而問何以論語不提老子，則我們也可以問何以老子不提論語？而且古書喪失很多。比方墨子本來是七十一篇<sup>128</sup>，現在只有五十三篇。而太平御覽所載的墨子逸語，則引老子<sup>129</sup>。孟子所引孔子的話，也有不見諸論語的<sup>130</sup>。孟子不提荀卿，而荀子則屢次批評孟子<sup>131</sup>。孟莊同時而彼此一言不及。韓非子、戰國策都沒有孟子、莊子的話。可知提與不提，不能證實某書是否已經存在。錢穆以莊子內篇所引老子<sup>132</sup>都不在現在的老子，只有外篇雜篇所引才見於現在的老子。所以老子書爲後期的書<sup>133</sup>。錢氏的大前提是外雜篇是晚出的。這個前提還沒有證實。顧頡剛以呂氏春秋所引，幾乎佔老子三份之二，但始終不曾吐出其爲取材于老子，所以說老子不可靠<sup>134</sup>。但是胡適已經指明，顧氏所舉五十三句，只有三句是來自老子的<sup>135</sup>。

**乙、文體** 顧氏以老子爲賦體，用韻，又用「兮」、「乎」兩字，這是戰國文體<sup>136</sup>。馮友蘭以老子不是問答體而是簡明的經體<sup>137</sup>。所以顧、馮二氏都以老子一定是戰國的產物。馮氏之說，胡適辨駁最切。依照胡氏所說，姑勿論所謂簡明經體是怎樣，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論語，爲政篇第三章「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這個體裁。論語大部份也非問答。至于所謂韻文一定是戰國的文體，那是完全武斷。詩經和書經，用韻不是很多嗎？所以胡適說，「我們不容易確定某種文體或術語起于何時。一種文體往往經過很長期的歷史」<sup>138</sup>。

**丙、名詞** 梁氏說老子「侯王」，「王公」，「萬乘之主」，「取天下」這幾個名詞<sup>139</sup> 是描寫戰國的情形，這能够證明這本書是戰國的作品<sup>140</sup>。可是「有天下」，「匡天下」，「以天下讓」，「千乘之國」，論語都有<sup>141</sup>。易經蠱卦象辭有「王侯」，坎卦、離卦象辭有「王公」。至于說「三公」這個名詞<sup>142</sup>，戰國以前未有，那就不對，因為墨子裏是有的<sup>143</sup>。春秋時代沒有老子第卅一章所說「偏將軍」，「上將軍」的官，這是對的。但是這可能是後人所加，或者本來是註。這一點以前有人已經指出。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研究左傳，他的結論是戰國的書，用「若」字和「如」字作「同也」解，不用「斯」字作「此」或「即」解。他們用「乎」字爲介詞和「歟」「耶」爲語尾辭，但沒有作爲「與」字解的「及」字，而且「於」「于」兩字不分<sup>144</sup>。英國人魏舊(Arthur Waley 1889—1960)翻譯老子，依據高氏之說，以爲除老子第二章之「斯」字之外，完全和高氏所說相符，於是斷定老子是前三世紀的產物<sup>145</sup>。魏舊忽略了老子裏並沒有用「乎」字作介詞。莊子只用「邪」字兩次<sup>146</sup>，這不能够做戰國文法的證據的。而且高氏本人也承認墨子比較莊子等書早百年以上，可是文體大體相同。因爲要彌縫補漏，他于是說墨子可能曾經後人修改。然則莊子「邪」字太少，也是後人所刪嗎？張壽林統計由春秋以至戰國，用從來感嘆詞之「於」字爲介詞的日多，而用素來以爲介詞之「于」字日少。老子用「於」字凡五十二次而沒有一次用「于」字，於是斷定他是晚出<sup>147</sup>。這樣說法，然則論語以「于」爲介詞比較少，必定是在孟子之後嗎？而且淮南子以「于」爲介詞，那麼老子必定在他之後了！

**丁、思想** 梁氏以老子攻擊法令孝慈<sup>148</sup>，太過激烈，不屬春秋。「仁義」一詞<sup>149</sup>是孟子所創的。所以老子在後<sup>150</sup>。馮友蘭以老子講「無名」必要在惠施、公孫龍講名之後<sup>151</sup>。錢穆選出老子道、天、一、名、常等三十三個概念，他說都是經過莊子，到了老子才能完成<sup>152</sup>。三位都是從思想立場，判定老子是戰國的產物。相反地，徐復觀也

從思想立場來斷定老子資料的年代，以老子「善爲士者不武」爲反映春秋士武連在一起，並且戰國中期以後沒有不以陰陽來解釋宇宙，而老子則以無、有、道、德來解釋<sup>153</sup>。我們以爲思想實在不能限于某一個時期。孔子老早已經講名，何必等待惠施呢？莊子講理、性、太一、至人很多，而老子不講，那裏有經莊子到了老子才能完成的道理？左傳已並言仁義<sup>154</sup>。老子說一生二，萬物負陰抱陽<sup>155</sup>，是以陰陽解釋宇宙了。莊子的有始有未始<sup>156</sup>，也從有無來說，而不是以陰陽來說的。至於爲什麼反對法令孝慈一定不是春秋的事，那就我們所不可解了。

**戊、個人著述** 孔子以前無私人著作，這是馮友蘭的話，孔子以前的個人著述，他看作僞品<sup>157</sup>。羅根澤增加了幾個理由，然而不出孔子以前個人著書皆僞的理論<sup>158</sup>。這樣我們可以說任何一個時代以前沒有私人著作，他以前的私人著作都是僞品了。

老子書中用「吾」「我」三十五次，都是自稱之詞。而且用韻等文體頗爲一致。許多學者于是以這書爲出于一人之手。至于此人是誰？則言人人殊，有老聃、太史儋、楊朱之徒，詹何、環淵、關令尹喜幾種說法。

從上面看來，關於老子的人和老子的書，意見紛歧，達於極點。現在製一個表在下面，來表示諸家結論之不同。以年期爲次序，那可以看見學者們的趨向。所列的是限于對於問題有討論的或對於老子有專著的。當然遺漏在所不免。

#### 諸家擬定老子及老子年代表：

	春秋	戰國
朱子	疑老聃和老子非一人 <sup>159</sup> 。	
伊藤蘭鶴	老子無其人 <sup>160</sup> 。	
畢沅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著老子。	又卽太史儋 <sup>161</sup> 。
崔述	老聃不知有無。無問禮事。	
	此書「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託」 <sup>162</sup> 。	
汪中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 <sup>163</sup> 。

- 1919 胡適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sup>164</sup>。
- 1922 梁啟超 就令有其人，孔子問禮亦可書成于戰國之末，「莊周前或  
疑。 在其後」<sup>165</sup>。
- 1924 馬敘倫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sup>166</sup>。
- 1927 張壽霖 「孔子不及見老子」無問禮書作于「孟子之前後」<sup>167</sup>。  
事。
- 1927 武內義雄 老子即墨子時之老聃，問禮書為戰國末秦初法家系統學者  
事虛構。所編纂<sup>168</sup>。
- 1928 陳柱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sup>169</sup>。
- 1929 劉汝霖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書「和孟子年代相差不遠」。  
又「是解老喻老以後輯成」。  
「或就是李耳所作」<sup>170</sup>。
- 1930 馮友蘭 問禮之老聃不知有無，然可李耳為戰國道家領袖。書成于  
能。 孟子後，後又改公孫龍後，非  
一人著<sup>171</sup>。
- 1930 黃方剛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sup>172</sup>。
- 1931 顧頽剛 老聃在戰國中葉。書成于呂氏  
春秋與淮南子之間<sup>173</sup>。
- 1934 唐蘭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書為其語錄。成于戰國早期，墨子成書時<sup>174</sup>。
- 1934 英人魏薈 老子無其人。書成于前三世紀<sup>175</sup>。
- 1935 錢穆 孔子所見老子即老萊子，即書成于公孫龍宋钘時或稍後。  
荷蓀丈人。作者大概為管何<sup>176</sup>。

- 1935 胡哲敷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  
老子<sup>177</sup>。
- 1937 蔣錫昌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  
老子<sup>178</sup>。
- 1937 津田左右吉 老子無其人。書成于孟子後<sup>179</sup>。
- 1941 美人德效鑒 老子即太史儋，老子著者<sup>180</sup>。
- 1945 郭沫若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書集成者爲楚人環淵，即關尹，大率與孟子同時<sup>181</sup>。
- 1948 蔣伯潛 問禮之老聃非道家老聃。書成于戰國<sup>182</sup>。
- 1949 呂振羽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老子<sup>183</sup>。
- 1950 侯外廬 老子思想後于孔墨。書在孔墨顯學之後，莊子之前<sup>184</sup>。
- 1954 楊榮國 老子生卒年代不詳。書「成于戰國時代的莊子之學大興之後」<sup>185</sup>。
- 1955 吳康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老子<sup>186</sup>。
- 1956 高亨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老子<sup>187</sup>。
- 1958 羅根澤 「老聃即太史儋，老子書即太史儋所著」<sup>188</sup>。
- 1958 張起鈞 老子「是一假託」。
- 1959 默靈峰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老子<sup>189</sup>。
- 1959 任繼愈 老子固有思想，後其書經過年代才成爲定本<sup>191</sup>。
- 1959 木村英吉 老子無其人。書爲古名言集，成于史記淮南